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覽本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一

三十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璣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

地理

水鏡賦

唐鄭繇

難
有
名
之
域
有
象
之
中
惟
水
能
淨
惟
鏡
能
空
水
則
無
心
而
皎
澈
鏡
則
照
膽
而
幽
通
遇
物
斯
應
匪
我
求
蒙
爾
其
決
之
則
流
盈
而
不
闕
泛
金
碧
而
色
潤
開
玉
匣
而
光
發
其
清
也
不
燧
和
風
其
鑿
也
不
同
朗
月
爾
乃
雲
收
白
日
粉
拭
紅

塵拂芰葉而交映，抱菱花而獨春。直注千里，旁通四鄰。

成美惡之玄鑒

原本闕十一字

惜容輝之易晚，歎功名之難續。

况復影圓鳳沼，聲激龍門。可驚飛於神鵲，可搖動於靈鯤。同大道之自然，合重玄之衆妙。冰潭洞達，石崖含耀。亦由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知之類之意，忘疲於屢照。

水鏡賦

唐

賈曾

原夫水能利物，鏡以含虛。泛鷁攸往，盤龍是居。蘊靈長而遠蓄，懸洞鑒而藏諸。其止水也，體靜而舒。惠風拂而

逾益明月來而不如清則徹底蒙紛濯洗朗亦難雜逢
昏可合則有分流學海挂影仙臺映冰壺而洞澈連錦
帳以徘徊是用益澄流品取鑒羣材涸鮒思躍飛難自
猜挹餘波而得潤雖屢照而常開惟茲道也可允乎惟
茲務也可長守所以息僥倖之心杜讒慝之口將座銘
之不若雖撲滿而何有士或湮淪時多苦辛願濯纓而
未暇思照膽而無因空匪材而濫挹願將此以書紳

水鏡賦

唐
闕名

利濟者水涵虛者鏡懷朗鑑遇物無心處下流通而不
競對清流則汎濫長游開寶匣則蟠螭孤映汾澮所及
泯衆惡而無私銓衡不遺鑒羣材而必正清洵其味堅
貞其質六氣咸用彼得於終亨五材不憊乃取其初吉
深則不竭貞能象物浮錦纜而花生映瑤臺而月出若
然者體不自有故受之於金功不自居乃推之於坎昭
昭神遇必盡其妍蚩泛泛隨流豈懷於舒慘清必見底
明恒照膽壅之則止寧有謝於屯蒙用之則行竟無情

於窺鑒臨萬象而皆見總百川而俱會隱瑞鵲於光中
泛靈查於天外混之不濁含靜質而終潔覆之則昏用
明道而若昧功雖一致理或殊調乘桴浮海從我者豈
測其深賦蒙求徵無欲者以觀其妙納晴天而兩日交
麗因紅粉而雙容俱笑既不憚於惠風又何疲於屢照
加以向日冰靜澄流玉潔聲名未著覽鶴髮而魂驚功
業後時仰龍門而心絕幸君子之惠鑒庶流同而派別

水城賦

以有言河伯因
作水城為韻

唐

王 棨

呂公子兮誰與營魚為庶兮水為城雖處至柔之地還
深作固之情不假人徒構神功而日就寧勞築版壘素
浪以雲平帝始封之於河爵之為伯既奄有其涯涘遂
恢張於基墉因上善以中抱若崇墉之外隔赤魴掉尾
非經阿利之勞紅鯉暴鯁似困蒙恬之役豈不以還茲
淼淼象彼言言高標貝闕洞設龍門於以示神祇之化
於以昭鱗介之尊霞影晴臨四面之旌旗火烈湍聲霧
急一樓之鞀鼓雷喧彼則險阻可依此則靈長是託周

圍而一帶斯繞控引而百川皆作曉遇撇波之子稍類
登陣夜聞鼓柷之音終疑擊柝莫不外羅蜃蛤中集龜
鼉蕩蕩而欲吞江漢沉沉而自恃山河似慮交侵益廣
容刀之所如虞勁敵長流急箭之波乃與川后為鄰陽
侯共守奚蛟室之能匹信龍宮而是偶沙留聚沫豈粉
堞之云無岸轉盤渦實湯池而自有况乎左負滄海前
臨孟津樂毅將攻而莫可魯連欲下以無因測彼淺深
豈有不沉之板司其啓閉誰為堅守之人偉夫勢壓重

泉功濟百雉咽喉苟有於九曲襟帶詎雄乎千里雖則
都於坎據於水吾唐之聖君四郊清矣

水聲賦

有序

明陸深

陸子北征困於道路日不數里而牖隸局啓數更告勞
獻瘁蓄洩稍愆則舟膠於沙夜宿河次聞河水努牖而
過者淙淙汨汨卧不成寐乃秉燭倚舷聽而賦之

轟轟乎蟄雷搏地軸與訇訇乎將颶風撼而底柱折與
喧喧乎龍嘯雲與哮哮乎長鯨之吼日與逢逢乎周庭

鼙鼓何桴之不絕也
呖呖乎蕭寺
鳧鐘而廷又無節也
闕闕乎共工之首
觚觸天柱與隱隱乎穆王之駿
複道馳掣與鋌鋌乎長平
機發金草偕糜與烘烘乎咸陽火
縱而玉石裂與南薰和兮
調揚泰山頽兮響長洞庭奏
兮未闕華州哭兮不傷將使
褒姬輕裂帛巫山聽襄王
胡騎解重圍而鍾生改聽乎
宮商也陸子寤驚惕若心
兵靜言審之胡為乎鳴舟人
告予是曰水聲

楠賦

明
謝肇淛

有物於此木舌金口枕石漱流竹夾權輔兩兩相承自
為脣齒譬彼卦畫自下而起爰咫尺而丈尋亦可閉而
可啓門無鑰而卧扉墉日析而不圯梯何為乎地中倉
何為乎水底屹乎其節也砥中流而不變縝乎其密也
涵涓滴而無滲廓乎其容也匯萬壑而委蛇沛乎其達
也建瓴走坂而不知其所之汨汨乎其不與波上下也
湛乎其滿而不盈厚積而能舍也爾其淮泗之北漳洺
以南襟帶千里疎比相參量曠校潦紆棘儲緩瀉洪濤

之澎湃導升斗之潺湲舳舻邪許以鱗次梗稻灌輸而
尾銜牛車罷載壁馬因沈實吭喉焉攸搯詎蕭葦之可
帝曰懋哉錫之官士惟時節宣以代爾勸斯江南之
所未有宋元之所創置榜人告予是牖而已

浮漚賦

晉左九嬪

覽庶類之肇化何浮漚之獨靈稟陰精以運景因落雨
而結形不係根於獨立故假物以資生體珠光之皎皎
若疑霜之初成色鮮熠以熒熒似融露之將溘亡不長

消存不久寄其成不欲難其敗亦以易也

浮漚賦

唐崔根

仰參造化之理俯察宇宙之功既希微而不測亦要妙而無窮至如殷雷發谷激電流空石燕飛而迎雨銅鳥振而驚風已而懸溜不止空庭積水對霧霏而歷覽見浮漚之遷迤瑩映澄澈內明外美倏往忽來乍滅乍起含卷舒之度得行藏之軌其柔也則隨波以為心其剛也乃觸物而忘已諒潛運之恍忽孰能察其終始浮漚

之義大矣哉俯而觀之錯落煌煌若明珠之出合浦遠而望之的皪旁羅若衆星之列長河爾其因水發色以空成相懷清潤之秀氣負圓通之雅量信天澤以成姿豈人圖而為狀且夫勢有萬端形無定質或繁小而爭涌或希大而間出從下流而守謙託上善而非溢冀輝彩於當年故韜光於晴日

浮漚賦

唐
楊炯

在霖霖之可翫唯浮漚而已矣况曲澗兮增波復坳堂

兮漲水雷滴瀝兮行注階潺湲而浪起寸步百川咫尺
千里於是乍明乍滅時行時止排雨足而分規擘波心
而對峙輕盈徘徊容與庭隈狀若初蓮出浦映晴波而
未開又似繁星落曙耿斜漢而將迴合散消息安有常
則倏來忽往不可為象雨密稠生風牽亂上若乃空濛
采褰浩汗浮天流平舊沼派溢新泉分容對出吐映均
鮮觸流萍而欲散礙浮芥而還連光陵虛而半動影倒
水而分圓始參差而別趣終宛轉以同浴歷亂踟躕漂

沸紫紆細而察之若美人臨鏡開寶鑿大而望也若馮夷剖蚌列明珠逐風波而澹泊乃變化而須臾迹均顯晦妙合虛無同至人之體道亦隨時而不拘夫其得抵則止乘風則逝處上下而無窮任推移而不繫似君子之從容常卷舒而不滯故其在陽則隱在陰則出泄泄悠悠匪徐匪疾同自然以見體託行潦以凝質類達人之修身故不欺於暗室蕩薄畎澮鼓舞洲渚其生兮若浮其居兮若旅雲消雨霽寂無處所唯斯物之靡依獨

含情而應機暫假有而示潔終淪空而匿暉苟無心以
自累夫何適而有違

浮漚賦

唐
鄭太昊

粵若雲橫於斗月離於畢石燕初化泥牛未失重陰潤
礎看澍雨而交飛行潦浸階見浮漚之亂出爾其合散
無常漂蕩自然形色虛潔表裏澄鮮似珠胎之出漢若
星象之浮川拂還風而獨轉偶倒影而雙圓夫其仁也
不輕鼃龜之穴夫其勇也不怯蛟龍之泉觸奔槎而遽

碎近浮藻而還連觀夫遠砌潢汙迴塘綠水長簷連屬
通溝表裏排亂滴而攢生逼深流而細起乘川則逝遇
坎則止雖有近於泥沙信無累於囂滓既生既滅如幻
如夢體象明媚上下冲融徘徊未息展轉何窮識盈虛
之不定知造化之皆空則知生也若浮榮兮如寄秉陰
守不競之德就下保撝謙之義清虛自若有高尚之風
隱顯無恒有行藏之智別有縉紳公子思浮思沉乘時
趨勢佩玉鏘金見浮漚之形象息狙詐之機心况乎失

路書生懷憤胃臆規術恬靜節行孤直覺萬化之俄頃
知千齡之瞬息能不操紙彈毫叙浮漚之德

潢汙賦

有序

唐

錢起

潢汙水之微也汲引之際人皆舍諸唯有德者知之薦
鬼神以昭忠信則百川雖廣莫逮其用焉喻士先沉後
伸於知己也辭云

潢汙之水天實降之雲散雨絕淵然在茲胡稟柔而成
性能處下以任時善乎濁而徐清貯之將綠棄捐池沼

之外隱翳林皋之曲接九派而何勞方一勺之自足至
若雲霽地表霞開水陰乾天可鑒物象是臨山曉映而
色靜雲高淨而影深險阻不行芥舟寧覆盈滿知節鴻
毛匪沉產蘋繁同南澗之有藻聚飛動異舊井之無禽
斯其善利也乃至人之用心且夫出山者泉歸海者川
汲引無絕隄防在焉彼苞蕭屢浸東楚不傳唯潢汙也
獨此晏然其明若昧其壅若退竭而自中盈不侵外天
資其潔德維貫神明人棄爾微道不行畎澮夫事有小

而可廣運有塞而必通當休明之聖代徵洄酌之古風
彼湛然以虛淨盍薦之於王公俾爾忠信昭明有融俾
爾嘗祀景福延洪斯則椒漿與桂酒可以比美而同功

尺波賦

以水澹幽色風
初起波為韻

唐錢起

激豔駭水齋淪始波引分寸之餘風從一勺激尋常之
內無爽盈科勢將全涌迹異盤渦蹙跬步以無數蕩分
陰而自多觀其日色遙臨風生未已圓規可驗疑沉璧
之舊痕前後相侔若浮書而競起跡疊相近萍紫有餘

促連漪之散漫擁跳沫以虛徐流脈中移類蠖影求伸
之際浮光上透若雪華呈瑞之初湧以回回馳乎澹澹
始羣分而下瀨將積少以習坎生而有準動必若浮如
投石以花散等覆杯而迹幽影不過於布指光遽溢乎
寸眸洵洵安翔似欲將乎斗注汨汨增繞如潛運以環
周無驚川后未發陽侯當澹以成之寧同瀑怒謂小為
貴也爰進涓流淺漾風光輕蟠水力寸長所及知文在
其中方折是為見動不過則散或往之浮彩轉初盈之

淨色將潛甯戚之鯉半未能容若流張協之新重而纔
得汾濕若冲溶滴相通未合流於油岸方鼎沸於汾風
礪石愈感淪池不融是將寬其泓量誠有重於泉蒙灌
也如委淪然可視茲延袤以上騰匪徒旋於中泚翠瀨
交映璿源共紀將不退於大成固在乎有便於風水

溺賦

唐
楊夔

玄微先生澹慮澄情樓倚岳陽湖觀洞庭渺漫兮若與
乎天平遠指君山一螺黛清遙覘湘浦一片雲明輕楫

巨舸載縱載橫或楚歌以應櫂或漁唱以齊征雖云吳
楚之濶於焉瞬息之程俄而濃雲興猛吹作訇訇兮雷
霆零零兮雨雹波勢兮奔騰波聲兮湊灌或若積雪或
若裂壑樓岌業兮地如落歌檣側帆倏出歛入煙馳霧
驟神號鬼泣忽翼舉忽蟲蟄波而解浪而傾者亦一瞬
而俱及雨既霽風亦止呀呷餘波振蕩未已俄有呈其
板而流者碎其蓬而飄者彼絨滕之篋扁鐺之櫃委翳
波間固知所祕或一竹以脫命或舉族而咸墜沿汀遶

濱零落在地玄微子指而泣曰其嗜利則孟子所以惡
交爭也其欲速則仲尼所以悲不達也孰有輕命若糞
重賄如山用一縷無繼之力涉萬仞不測之川踐險冒
危既蔑履冰之誠殞身覆族空銜沒齒之冤弘農子聞
其言同其歎此則以江以湖沒不可援今復有非波非
濤溺不可算窺之則茫然無岸由古及今陷者如貫玄
微子矍然其詞泣然其悲何陸之為溺而不維不持紛
吾緒而亂吾曲爾其辨而析之乃曰麴蘖是惑沉湎無

時混淆先後顛倒矩規唯誕是習莫禮是持散髮裸體
以遨以嬉汨親疎兀尊卑情所至則至意所為則為可
慶者忽其慶可悲者忘其悲龍章莫保鳳德何衰光逸
則獨竇求入伯有則壑谷忘歸子反不謀於軍前敗非
天作正平不拘於席上禍乃自貽但驕其氣益亂其機
隋兵濟江玉樹方舞越人入戶金罍猶飛所以為酒之
溺也至若貝含其齒雲鬢其髮芑藏其戾矜持其妍攻
巧若拙移曲成端為媚斯極荷寵益堅陳靈以相服戲

朝俾君臣受禍驪姬以歸胙獻毒使父子成冤齊莊以盜室取斃却孽以奪儷不全此所以為色之溺也至若伊義莫顧唯賄是務以譎以回不軌不度溝壑難滿錐刀必聚莫興知足之慙蔑有惡盈之懼其帑溢其帛蠹其貫朽其粟腐營營尚恐其力窮汲汲不思其日暮復有白版為侯黃金作輔南宮變屠賈之行西園成闕闕之路求金求劍曾無就木之心嚮爵嚮官但欲齊天之富士夫死而方覺雍子戮而未悟此所以為貪之溺也

至若專國之柄操天之軸任其情性隨其嗜慾其喜也
沈者浮其怒也贏者縮易否為臧化直為曲雖山重而
可迴雖海深而可覆其門若市其帑如谷背者斥向者
錄言張其機笑孕其毒譽之則銖而為鈞訾之則歌而
為哭屏內外之氣側天下之目稽其莽卓考其產祿謂
兵鈐之在已將神器之有屬國壘行竊弄之手宮闈開
盜視之目自謂其投蓋之力可圖殊不知燎原之火難
撲既衆叛而親離竟噬臍而齧腹此所以為權之溺也

是四者匪橫其流匪駕其舟有溺者孰究其由其毒也
必漬於骨髓其痛也亦甚於戈矛雖扛鼎之力觸山之
首亦不能杼之以出而況於織離之儔哉玄微子乃曰
始吾觀涉水而溺則悅然而內惕今復聞不波而沉則
瞿然如大敵且酒不可甘甘之則沉吾命酒曰甘波色
不可愛愛之則溺吾命色曰愛河衣所以被體食所以
充腸苟朝晡而不匱寒暑而有裝豈假積粟於廩諸貨
於囊且藥所以攻百疾百疾蠲而藥不止者鮮不及其

殃吾命財曰藥江士患不達之名不立之身苟達苟立
在守其真何必競升沉之路爭輕重之鈞狼子野心
之害人吾命權曰狼津噫生於世不溺於四水者吾謂
之顏閔之倫

冰賦

唐陸環

大哉洪鈞賦象觸類而生或分氣四序配位五行惟彼
冰之堅質包履霜之漸成夫其體含上善色侔晴雪妍
蚩自明表裏虛澈原其物也則昏危應位覘其時也則

玄冥御節陰氣盛陽晶滅殺氣鴻洞嚴飈栗烈當此時
也何水不凝何潭不結瞻山則萬壑俱閉歸海則百川
潛泄諒造化之自然羌難得而備說佳其空冷愈堅風
淒益壯汗漫稜層委積亭障交河則戰士加守合浦乃
漁人迷望况乎天道無私所應多姿雲禽下覆彰后稷
之聖德泉魚出躍表王祥之孝思然而題周官順時令
皎皎雪聚皚皚山淨盤重澗而疑壁瀉圓池而若鏡與
海鏡而混輝將玉壺而相映何層冰峩峩形埋奔浪勢

壓衝波坎位臨時則慎於馬窟離光再誕示合於滄沱
豈直若斯而已哉固見美於將來其藏之也黑牡秬黍
以享候其出之也挑弧棘矢以除災取順則人不夭札
用逆則時多震雷故以北陸而收西陸將啓冬鑿秋刷
識寒暑之情大盤夷盤表君臣之體徒觀其謙也每避
燥而就濕其讓也亦背陽而向陰偉何點之入喻著幽
詩而見欽皎爾自安同達人之守節渙乎將解若天道
之無心故先賢取危於履薄作戒於臨深或曰衆雖類

而多名曷方茲而至妙明陰陽之本為適時之要可以
羞之於王公可以薦之於宗廟儻水鏡之一察猶希暫
於迴照重曰深山窮谷凌人鑿頌賜從來天下聞別有
川池捐棄者終思采斲獻明君

冰賦

唐
劉長卿

水無心而清冰虛已而明始則同體終然異名水之動
我變以靜水之柔我變以貞任方圓而能處其順在高
下而不失其平北陸初凝結而為冰東方始起融而為

水與時消息隨物行止水也不知其所然冰也不知其所以何推運而有恒乃忘情而合理觀乎外示貞堅內含虛澈無受染以保其素無納汙以全其潔比玉而白不為蠅玷比月而明不為蟾缺瓊樹色奪瑤池光發變寒日之清瑩帶陰天之肅殺爰自止水遍於山川萬穴俱閉長波寂然皎皎彌靜峨峨遠連如雪覆地若雲披天雲之凝兮佇長風而可掃雪之積兮向太陽而莫全豈同夫氣之所感物莫能遷勁飈之寒我力增壯晴景

朝暖我心猶堅其堅伊何履霜斯至其薄伊何臨泉是
畏君子用之以馴致其道覩之而不驕於貴二之日始
鑿命虞官三之日始納享司寒天子陳禮容賦豳風大
啓冰室獻於王宮氣肅雲陞寒生袞龍闢九門於月下
列千官於鏡中頌衆位取飲以受命御至尊得象於朝
宗若君莫之求臣莫之見則深山窮谷詎可得而加薦
苟藏之不周用而不徧則災霜害電如有待而為變人
或愛我清人或愛我淨既潔其跡亦堅其性水之冰生

於寒人之冰生於正無棄其道吾將何病

冰賦

唐
韋應物

夏六月白日當午火雲四至金石灼爍玄泉潛沸雖深
居廣廈珍簟輕箑而亦鬱鬱燠燠不能和平其氣陳王
於是登別館散幽情招親友以高會尊仲宣為客卿睹
頌冰之適至喜煩暑之暫清王乃誇賓而歌曰含皎皎
兮瓊玉姿氣淒淒兮奪天時飲之瑩骨兮何所思可進
於賓請客卿為寡人美而賦之客諾曰美則美矣而大

王不識其短夫謂之瓊玉竊名器也氣奪天時干陰陽也內熱飲之媒其疾也寵一物而三失德且出寒暑而至下薦宗廟而至高僕竊感之而歔歔安得不為之而抽毫何積陰之勝純陽兮惟此玄冰居炎天之赫赫兮獨嚴厲乎稜稜其始也月玄冥日北陸天地閉水泉縮動靜一變剛柔反覆壯以烈風積如羣玉由是依廣漚漫馮高崢嶸大寒御節萬動潛形浮彩浩浩仰吞素靈羣山早曙陰壑夜明古者祭之黑牡其藏以節被之桃

弧其出以潔今明明大魏禮物必備實大王樽俎之常
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若尊卑異等頒命有度碎似墜
瓊方如截璐况粉壁雲矗象筵霜布座有麗人皎然俱
素雖衆賓之同輝諒為物之難固其竊名假質以謬一
時之賞也如此若乃對修竹臨方塘俾炎作寒兮反我
天常嗟絺綌之失御於三伏兮亦紈扇委篋而內傷其
嚴沍之威以干陰陽之候也如此若皎潔的皜與時消
釋或沉珠於杯或化璞於液王將甘飲聊以自適豈知

乎一寒一溫日夜相激久之以生疾兮內外不和而怵
惕其翫意而媒疾也如此觀其力足以淒一室利庖厨
俾甘肥晚敗醇釀不渝非可調腴理安營魄奈何以誇
客陳王於是絕然而慙曰寡人生於深宮憎於服食左
右唯燕姬趙女侈服美色微客卿之言則何以雪余惑
方當命有司而撤冰書盤盂以自式

水始冰賦

以律報司寒冰
因水結為韻

唐

陸環

潤下之性有時可凝暑歸寒集陽閉陰升吹寒風之遠

派蹙凍雨而成冰俾巨海以息浪胡涓波之足徵北陸
陰涸寒泉井冽天吳外搏靈胥自潔含貞抱虛既瑩且
澈斷流而稜稜劒威照日而片片霜切馭坳曲陵湫穴
蒼山甕石大冶流鐵圓光而蚌珠可掬朝涉而馬蹄可
折既否隔於風雲亦閉藏於魚鼈爾乃命海若戒馮夷
連燄絕於火井俾梁成於水湄乘險無替旬日不衰若
擁輕絮如積素絲秋令雖終尚占庚辛之色嚴風更肅
將奉玄冥之司其為水也則陷其為冰也則履畜成比

玉之壺散作流謙之水柔性是著仙顏是比方稽化而
轉疑蓋不知其所以夫其瀑布流湍迸射交攢簷溜承
綆垂空凍乾微波煙幕大壑雲漫滴貫珠而呈脆排層
巖而召寒至於六尺表竒百丈涵奧鼠北方而可規蠶
東夏而稟操堅貞應運度光武而堪竒孝德幽通獻頽
鯉以為報始冰之初立冬之日將鑿井望納秩刷室應
候司管調律溫泉殊沼夏蟲異術閭閻靜瑯琊井溢
當腹堅而將藏候朝陽而迺出

冰泉賦

以應陽氣而發榮為韻

唐

陳廷章

衆潤將行一陽初勝剛柔合德遠近潛應動能依節自
契周書之言流未入淇豈若衛詩之興時也豈冰填井
甃日冷池塘暫無聲於短景終有鶩於靈長於是微消
涸返稍變潛藏既聞乎下能順上豈聞乎陰不承陽深
且異於潢汙孰云咸竭用堪和於酒醴誰見必香居壅
鬱而將聽聲潺湲而尚未幽深之可測終遠大而為
貴未知所適願添滄海之流必得其宜無俟黃鍾之氣

激灑如彼清冷注茲其道也誠於遠矣其深也可以述
而望朱夏而龍文生定四時而不惑當玄冬而麋角解
後五日以為期暗漾懷珠之媚潛抽漱玉之姿鄙借勢
而為瀾每遇秋風之冽冽待流聲而解凍必由春日之
遲遲全其性以守柔相其時而忽越思玉溜之纔吐若
岷江之初發出陽岸之下潛潤潤毛涌陰溪之中輕搖
石髮決諸可見其澹淡冽彼詎同夫汨沒冀雷驚之蟄
猶若陸沉當治理之時不虞乾沒當今化源畢啓時令

皆同覩陽光之下達昭帝澤之潛通浮帶地之功暫留
坎窞運知天之德終異童蒙儻或道於外發其中冀有
裨於江漢得流善於無窮

初日照冰池賦

以鮮彩朝澈寒
光入座為韻

唐

馮宿

日生東方冰滿池塘以涸返之寒質承亭曠之曉光其
象斯潔其容可閱炳爾昭煥朗然澄澈可愛之德已聞
左氏之經如履之心更憶詩人之說即合體而光輝且
負暄而昭晰全嗤嶺北之梅詎比牆陰之雪羨其林煙

早晴寰宇淒清池有水兮冰合天無雲兮日明凝陰尚
積暖氣漸盈淋漓兮向陽和而未泮皎潔兮覩津潤之
將生所謂當此嚴景昭茲陽彩上下相融貞明共在斯
乃元化所結玄切不宰日有曜而必臨冰無心而有待
不然何大明兮方懸凝質惟堅斜景自高而來照素耀
相向而俱妍曲岸增媚平沙更鮮豈西陸之中候朝覲
而方出東海之上泮陰火之潛然是知清興攸集氛埃
不入隨陽而孤鴈初飛向暖而羣鷗乍立且日者分乎

兩曜冰者生乎互寒既清貞而可賞信溫煦之咸歡足
使勵志求鑿探幽就觀何必挹瓊漿於丹竈思夕露於
金盤曷若色映朝戶光陵曉座冰生池上豈羨玉壺之
明日下池中全遇隙駒之過聊賦之以體物庶同白雪
之難和

冰池照寒月賦

以寒淨光潔
瑩心目為韻

唐林

藻

瑤池洞澈兮堅冰始攢玄天皎晶兮皓月初圓冰含虛
以淒冷月委照而光寒既合體以凝質故清輝而可觀

爾其氣肅而勁色虛而淨俯視則湛若玉壺仰觀則爛
如金鏡履之者可以慎其矩步翫之者可以滌其情性
嘉乎清熒旁達瞳矐交映間樓臺則素色彌分出河漢
則清光寥曩良吏觀我以思飲墨客覽我以興詠懿夫
鑒照無隱盈積有方纖埃翳而必見衆象照而難藏晃
兮奕奕耀兮彰彰奪銀河之曉色掩水鏡之秋光於時
羣動已息寒夜未央微雲度月以澹蕩細影拂池而悠
揚晶耀兮環林之際朗練兮孤亭之旁月周天兮有虧

池擁冰兮難決月在則光瑩月沉則光滅彼冰也非無自然之色我取映月而增潔此月也非無自然之光我

取籠冰而加澈斯乃以淨臨淨不瑩自瑩精氣交而上浮光彩融而入暝夫如是至人遇之而暢襟貪夫對之以勵心豈徒皎皎然罔象炯炯爾照臨而已哉向若月隱西峰冰藏深谷焉得解吾人之昏滯悅志士之心目

冰池照寒月賦

以寒淨光潔
瑩心目為韻

唐

王履貞

至矣哉玄冬之季茲池可觀臨方塘而霜容既肅照圓

月而素色兼寒凝為冰碧淨若琅玕迫而窺乍驚飛於
繞鵲俯而察寧失顧於迴鸞若乃日暮雲晴蒼然色正
水彩旁射蟾輝下映的皜兮地布明璫瞳矐兮天垂朗
鏡則雖隨侯之珠皎而潔和氏之璧光且淨曷比夫動
資文士之興載悅吾人之性觀夫寒空若晝清漏且長
透珠簾而庭戶增媚浮玉樹而園林借芳攬之則無誠
偶形於顛兔視之若有徒積素於飛霜故能潔通宵之
寒氣凝徹底之清光既而空色相鮮餘華昭晰嚴風吹

而不散五陰生而轉潔偏使閨婦增思征人愴別望隴
上之嬋娟怨池中之凜冽又能使空門禪客除昏滌暝
對之而虛白生襟觀之而神形自瑩嗟乎時之草物物
感人心俾閒放者取而適性勤苦者對以愁吟則知冰
月之宜靡極沿變之趣彌深原夫幽院添池晴峰繞竹
幾處堪賞千般寓目加以清冰素魄復何媿深山窮
谷佇月令之必賦冀同出乎西陸

冰將釋賦

以和風既至遲
日初臨為韻

唐

侯

喜

春入寒水冰驚淺潄照遲遲之早陽色將無定度習習
之回吹勢欲難任渙若分彩濡如在陰如應勾芒之節
將成老氏之心非其漸焉何以知仁氣之徐至不日釋
也何以表陽光之有臨稍露沙痕似分苔翠在形開而
可觀因罅發而增媚動其中矣將有日而然開必先焉
若知風之自澹引晴色洞含春意曩之能久曾殊見睨
而流今則不堅轉失履霜之至當歲華之既好變水綠
之云初暗轉而光搖已薄輕流而影動惟虛觀夫宵以

泮泮晝必徐徐淨以當融稍驚北徂之鴈輕而未散猶
觀上越之魚如此則消積凍發微波西陸當出東風已
和湛兮而平劒開幽匣默然而運雲斂晴河方催皚皚
之白漸滅昭昭之多則知道貴無質我之釋兮以日不
徐不疾與真源匹政尚得中我之釋兮以風洩洩融融
與皇澤同事有可貴用非可既懼乎裂尚保質於地寧
就其流始收光於神氣潰然當解熙哉此時幸照臨之
必及豈開泮之云遲日已不寒正難於鳥覆數當有盡

轉使於蟲疑吾亦慕斯冰之不擇不知所以裁之

冰泮曲池賦

以春日風暖
之候為韻

唐王起

玄英變律青陽報春伊曲沼之方燠始冰泮於斯辰北
陸初凝昔莪莪而色閉東風忽解驚片片之光新所以
將延軒騎稍媚咸秦散亂瓊岸離披玉津開碧潭之漾
漾如白石之磷磷豈必積窮谷而與競塞長河而見倫
則知煦嫗有待返寒無必將辭烈烈之風漸映遲遲之
日或竹破而瓦裂或鏡華而玉質帶宿草而猶霑添新

泉而更溢小大惟錯方圓不一臨深之戒稍窺履薄之
危漸失蠶之績也必見其淪胥鯉或感焉匪勞於剖出
瓘錯騰外淋漓積中隨波響激遵渚光融下魚竿而不
隔泛仙舟而已通渙渙初流自同夫溱水沖沖罔鑿奚
取於幽風是知冰在池而合散池與冰而虛滿腹堅難
俟於星迴磔裂必因乎風暖皎潔不私清明在茲殊玉
壺而覩正異凌臺而藏之鼠無德而潛伏狐由是而決
疑和而不同始堅然而固節積而能散終渙爾以隨時

客有覽名都之秀盼迴塘之溜知迷津而可通在解凍
之斯候

履春冰賦

以戒慎之心如履冰上為韻

唐

陳 屹

履道有本戒之在冰每翹翹於進守如凜凜之不勝累
足有懼旁行可矜識安危之在德豈顛越之或承不敬
其心敢徵所以本之於有既漸乎履霜戒在不虞罔輕
於狎水方保心於慎獨焉敢測乎涯涘人之所畏豈造
次而可忘道之將行非中人而勿履敗或聞於旋踵義

無輕於舉趾不處其薄君子之行固然若居下流詩人
之戒深矣其始也陽律掩耀陰飈戒時因潤下而生德
由寒沍以成姿皎若澄虛而體合上善冥然沉響而跡
不能欺苟戒之而不履是以履之而不疑事異涉溱匪
裳之褰也德猶如羽知行可蹈之則知視險無必素誠
可諒罔違日慎之心無易春冰之上投足而衆流不測
委順而中懷是廣怒焉如擣知大患之在躬生也若浮
敢馮虛而用壯孰曰堅乎匪同介如結寒波而暫聚湛

清質以含虛恍若有亡似乘空於月宇退然如失猶奉
身於玉除且異夫莫來莫往何遵於匪疾匪徐必若懷
以勵貪飲以明信如臨之戒如履之慎則知水德可保
冰力可任匪冰不薄匪水不深彼之蹈者委乎足我之
蹈者本於心又焉能料其薄厚而計於升沉則執德固
愆持危不戒意平澹之可翫在清夷之可懷豈知蹈之
有道行之在德而忽乎淪溺之敗

陽冰賦

以海上沙前光
權清景為韻

唐

林

滋

考庶物於朱垠得陽冰於碧海託巨浸以潛結泛驚波
而長在堅乎自得莪莪之素色寧虧渙若無虞皎皎之
清光詎改始其孕太陰之精因積水而成勁颼颼之遠
吹澄滉漾之餘清別浦宵凝狐聽之聲乍絕迴汀曉合
蟲疑之質俄生繇是外肅重溟中分萬景滄淵掩巨蚌
之魄碧落奪寒蟾之影幽疑玉樹露皓氣之皚皚淨若
銀河亘秋光之耿耿既叶數九寧將屢遷乍瑩洪濤之
末時明綠岸之前不解東風諒難資於履薄非藏北陸

復何患於攻堅炎炎之畏景雖臨冽冽之寒威益壯曷
輝想冰始之日洞澈得夏頌之狀鮮飈乍觸無慙於雲
母屏中纖翳不生曷愧於琉璃地上淨拂霜影輕籠月
華稟質苟因於涸返分形詎委於泥沙既異在陰彩射
鮫人之室非同向晦光寒漁父之家至若浪息遙川煙
收遠嶠焱晶鑠野以增熾皓色澄空而引耀清含上善
曾無泮渙之期素激中流豈憚赫曦之照所謂出自靈
長居然異常苟惟貞而是守雖盛暑其何傷亦由抱素

者絕陷已之患履道者為終身之防幸消釋之無日庶
永託於朝光

藏冰賦

以堅明潔
鏡為韻

唐

張

皓

國之造物時惟用天履在歲之窮紀知層冰之腹堅可
以備用凌人主焉羞拒黍以為薦率司寒而是先於是
入坎窞踰崢嶸乍逼側以經險復趙趙而不征爽氣旁
達凝陰上清始我我而不見遽冲冲而有聲是伐是取
登乎上京候朝風而益壯對夜月而俱明崇凌既啓陰

井方滌含聲色而轉深拂霜威而逾潔不剝不剝如磋
如切掩下方以涸返匪上騰之發泄方見象於為寒且
多驚於內熱顧惟不佞括結成性彼蓄物以俟用亦何
異乎藏冰將有冒於嚴凝豈見遺於水鏡

藏冰賦

以西陸朝覲方
出之也為韻

唐

歐陽詹

晚日離斗兮昏星見奎鴻岫向北兮龍角徂西天子慮
層冰以為災闢凌陰而大納山人於其時而共職庶壽
域以同躋黑牡既馨玄冥已祝人惟在土侔有賦以歸

王物或稱琛類無脛而奔陸鑿涸互於窮谷閉重泉乎
夏屋炯乎干將之出地燦乎連城之韞匱爾乃東風月
仲之節西陸晨覲之朝薦明靈於寢廟頌有位乎中朝
光可鑒形却照車之寶楚清能禦暑輕蓬蒲之珍堯向
玉堂以孤瑩鎮瓊筵而自昭助微涼於長簟迴煩燠於
炎飈鬼神以之而響集君臣以之而利饒豈止疾雷不
震淒風不飄致兩儀之交泰作六氣之和調而已哉冰
之藏也旨意可稽冰之賦焉英華可覲休宗社之成禮

暢乾坤而樹績順時元吉為我政之恒孚悖道致尤寧
魯臣之屢折六合蒼蒼萬物攘攘詎無時啓亦有時藏
繹其功而此譬於厥德而何方勁挺金相貞清玉質展
其用無愧於明時韞其光不欺於暗室平凜冽以冬入
滌赫曦而夏出穿楊發彼觀國於茲幾鬻三冬之學又
當二日之時業屬辭以比事遂含毫而賦之

開冰賦

唐王起

國家順仲春之律開藏冰之室將以均寒暑分老疾北

風始壯且納於必周西陸有期因用而斯出是時木德
司辰條風報春物惟求舊令乃謀新有頒冰之職有伐
冰之臣安得深藏於重壤自當登御於一人有司奉明
詔薦清廟啓其空觀其徼連鋪既下不作冲冲之聲厚
土忽開已發峩峩之照獻羔之禮既宣祭韭之義克全
將使陰不伏陽不愆詎有東風之解莫移北陸之堅皎
潔兮玉壺乍奪清瑩兮金鏡爭鮮鑒乎其中雖臨深而
履薄積於其外終岳峙而峰連此與人之所納縣人之

所傳乃被以桃弧升於闈殿凌陰去而寒盡御座來而
春變其為利也溥其為用也徧羣寮是錫足以表鴻恩
百祀方修足以成嘉薦向若藏之不以宜啓之不以時
自然光而不耀貞以自持同土石而棄矣何賓祭而用
之德既自此宣政亦自此審禦霜電以清沴調風雨而
成稔開五色之瑞福應方來叶七月之章頌聲曷寢豈
惟求履霜之堅思積水之凜冰之開也在於人冰之用
也進於君昔時司寒雖蒙於幽閉今將清暑終見於區

分儻不遺於茲日期不掩於前聞

冰井賦

晉庾儵

嘉陰陽之博施美天地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不易類
以相干或專陽負暑或涸陰返寒塗雖殊而同歸信協
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流
波結而成凌啓南墉之重隩將却熱以藏冰山人是取
縣人是承納遠宮之邃宇靜幽澹以清激抱堅精之玄
素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攘患

炎災是禦爾乃攜我同類援我烝徒將涉寒藪害氣是
除攀靈艦而增舉爰自託於城隅仰瞻重構俯臨陰穴
淒清驚冷感發栗烈餘寒嚴悴淒若霜雪乃命有司啓
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清暑格炎靈之恣曜兮摧盛陽
之暴怒弭和春之淒風兮遏溫夏之苦雨保百姓之艱
難兮俾羣生之寧處及至股肱或虧卿士殞喪寧神扇
暑肅厲清涼用處凶禮無失典常美厚德之兼愛兮乃
惠存以及亡

冰井賦

以寒井陰澗冰以時入為韻

唐

李 冑

冰井皚兮星歲闌冰候井於春泮井含冰而晝寒其質也惟至貞而可鑒其量也惟極深而可觀夫其碧粲熒熒清光炯炯呀爾莫測堅爾而靜閉土膏之潛脈奪霜空之麗景濟時方候其獻羔利物不資於短綆前王何以貴冰而鄴臺尚開乎舊井下視千人傍窺百尋足使貪夫勵志君子戒心或以慮危則取象於履薄或以思險則取類於臨深豈徒遠自窮谷而納於凌陰其道有

恒其迹無固當未用也雖處幽而無悶當其用也雖向
炎而不懼縱居井之未深亦在冰而守素若乃天地閉
海河凝風落木霜含冰或呈六出以表符瑞或因五行
而見咎徵寧比夫在坎窞而不耀遇陽和而自升故知
井之為德莫之可比奚若汲引於焉賓祭是以頌之也
遍出之也時雖應用而無倦終待命於有司東風可解
西陸可期不以深而見棄不以輕而見遺側玉盤而有
望仰金門而可入質惟務施固不戀於深山道貴能行

亦何慙於改邑懿夫吾王之政無不修化無不及猶慮
霜電之為災故冰井所以立

冰井賦

以寒井陰涸冰
以時入為韻

唐

史宏

鑿之冰井厥用可觀井因厚地而深始將乎人力冰以
積陰而壯必本乎司寒所以候立春而氣至當嚴寒之
律殘順乎時不愆於夏歷守其典必驗於周官若乃冽
井者泉藏冰者井至陰相合表虛受之無瑕聚氣而堅
叶坤柔之至靜况乎玄律涸涸寒光凝冷積風塵於四

郊封雪霜於萬嶺者哉觀其啓隈隩洞幽深直豔如雪聚皎若月臨抱堅精之素質體玄妙之精心期三凌以示乎通用言一日方屬乎窮陰且溼其井不憊於度爰納其冰轉增其固妍蚩必表將金鏡而分形明皎相鮮與瓊漿而競素影淋漓而未泮質晶耀而凝返若玉壺之洞開似金波之始露其初也小人是承翦乎荆棘陟彼丘陵當玄冥之用事供北陸而藏冰出窮谷而方結下重泉而轉凝託影超象因物為比或瓊碎而星流或峰

聯而岳峙為王者之恒典俾羣生而是以穿重壤之十
仞以表藏周候朝覲而夏頒用不私已稽夫井以不變
為德冰以至堅自持并非冰而不能全其淨冰非井而
不能應其時體剛居中且異乎溥而不食力柔其重方
同乎順以致辭其功克廣其用斯給慎以祓除節其出
入異彼廬陵之瑞空存三色之名同夫甲子之祥用彰
七月之什當其舊典不廢新令是緝喜災害之無虞頌
皇王之御立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一

都邑

兩都賦

有序

漢班固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迺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

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
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
朔枚臯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
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
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
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
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

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
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
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
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
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
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
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摠懷舊之蓄念
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
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
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
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
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
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

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築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
癸皇明迺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晞秦嶺賊北阜挾澧
灞據龍首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
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建金
城之萬雉呀周池而成淵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
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
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
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

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
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
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
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蓋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
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彊幹弱枝
隆上都而觀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卓犖諸夏兼其
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
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

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其陰則冠以九峻陪
以甘泉迺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
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決渠降雨荷插成雲五
穀垂穎桑麻鋪荼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汎舟
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上苑禁園林麓藪
澤陂池連乎蜀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
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迺有九真之麟大宛之

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
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
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因
瓌材而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檠以布翼荷棟桴而
高驤雕玉瑱以居楹裁金壁以飾璫發五色之渥彩光
爛朗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堦閨房周通門闥
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崖而衡闕臨
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間館煥若列宿

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
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降炤爛殊形詭制每各
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
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披香發越蘭林蕙草
鴛鴦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
形裛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璧
是為列錢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
是玄墀鈿砌玉階彤庭磨礧綠絳琳珉青瑩珊瑚碧樹

周阿而生紅羅颯纒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
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貴處乎斯列者蓋
以百數左右庭中朝堂百僚之位蕭曹魏邴謀謨乎其
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
毒螫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
宗膏澤洽乎黎庶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博誨
故老名儒師傅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
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

啓發篇章校理秘文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
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虎賁贅衣閣尹閤寺陞戟
百重各有典司周廬千列徽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
閣自未央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陵登道而超
西墉混建章而連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
爵內則別風樵峽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
陰陽以開闔爾迺正殿崔嵬層構殿高臨乎未央經駘
盪而出馭娑洞杳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

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
虹霓迴帶於芬楮雖輕迅乎標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
井幹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捨襦檻而卻倚若顛墜而
復稽覓怳怳以失度巡迴途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
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又杳窳而不見陽排飛闥
而上出若遊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
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碣石激神岳之蔣蔣濫瀛
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

峻嶒碎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軼埃
竭之混濁鮮顥氣之清英騁文成之丕誕馳五利之所
刑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
人之所寧爾迺盛娛遊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
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起烏詔梁野而
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
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罟網連紘籠山
絡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

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鄴鄙歷上蘭六師發逐百獸駭彈
震震爚爚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
三迺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伏飛列刃攢鏃要蹙追踪
鳥驚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倚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
必疊雙颯颯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野蔽天平原
赤勇士厲援狄失木豺狼懾竄爾迺移師趨險並蹈潛
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標狡扼
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挾師豹拖熊螭曳犀犛頓象

羸超洞壑越峻岨蹶漸巖巨石頽松柏仆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

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
鎮壓獸相枕藉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
魚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爵饗賜畢勞逸齊
大輅鳴鑿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
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
茝發色曄曄猗猗若縞錦與布繡燭耀乎其陂鳥則玄

鶴白鷺黃鸚鵡鷓鴣鷓鴣鳧鷺鴻雁朝發河海夕宿
江漢沉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輶輅登龍舟張
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擢女謳鼓
吹震聲激越管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鵬下雙鵠揄
文竿出比目撫鴻量御矰繳方舟並騫俛仰極樂遂迺
風舉雲搖浮遊溥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峻東薄河華西
涉歧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止朝夕儲不改供禮上
下而接山川究休祐之所用采遊童之歡謠第從臣之

嘉頌於斯之時都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
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畝高循
族世之所嚮工用高曾之規矩築乎隱隱各得其所若
臣者徒觀迹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
不能徧舉也

右賦西都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予實秦人
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識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覩大漢

之云為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耆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譚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比之時攻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覩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

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
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迺致命乎聖皇
於是聖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
應若興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
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
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
乎在昔事勤乎三五豈特方軌並迹紛綸后辟治近古
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

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
迺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
器械斯迺軒轅氏之所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
人斯迺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
之則焉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
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
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

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
信景鑠揚世廟正雅樂神人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迺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無考聲教
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
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為之極是以皇城之內
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
以作苑順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豐圃草以毓獸
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若迺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

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騶虞覽駟騏
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迺出於是發鯨魚鏗華
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麗和鑿玲瓏天官景從寢威
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
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彗雲羽旄埽霓旌旗拂天
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欲野歆山日月為之奪
明丘陵為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案屯駢部曲列校
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輜車霆激

曉騎電驚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禽響不詭遇飛
者不及翔走者不及去指顧倏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
殺不盡物馬踧餘足士怒未涿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
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覲明堂臨辟雍揚緝
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目
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稜西盪河源東澹海濬北動
幽崖南曜朱垠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
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警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

牢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

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迺盛禮興

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

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

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鐘鼓

鏗鉤管絃擘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

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傑侏兒離罔不具集萬樂

備百禮暨皇歡洽羣臣醉降烟煴調元氣然後撞鐘告

罷百僚遂退於是聖上覩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
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
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
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
本背偽而歸真女修織紵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
玄恥纖美而不服賤奇麗而不珍捐金於山沉珠於淵
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彤神寂寞耳目不營嗜
慾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

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革
革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
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
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之易論孔
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
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
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
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竇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

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
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
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
可闕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
失色逡巡降階揲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
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
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迺遭遇乎斯時

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辟雍詩

迺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莅止造舟為梁皤皤國老迺迺父迺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

惟神永觀厥成

靈臺詩

迺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百穀蓁蓁庶草蕃廡屢惟豐年於皇樂胥

寶鼎詩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歆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白雉詩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烏嘉祥阜兮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
永延長兮膺天慶

右賦東都

西京賦

漢張衡

有憑虛公子者心夸體汰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
多識前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

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
繫乎地者也慘則勤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
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
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彊
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
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漢
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崤函重險
桃林之塞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

跡猶存右有隴坻之隘隔閩華戎岐梁汧雍陳寶鳴雞
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岷崔萃隱嶺鬱律連岡乎嶠
冢抱杜含鄠欲灑吐鎬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
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
九麥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
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皋昔者大帝悅秦
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
此土而翦諸鶉首是時也並為彊國者有六然而四海

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
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基之謀及
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
虔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粉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
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洳管郭郭取殊裁於八都豈
稽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跨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
筵之迫脅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
殿狀鬼裁以定喋亘雄虹之長梁結勢椽以相接蒂倒

茹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與璧璫流景曜之韡
曄雕楹玉碣繡栢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槐右平左城
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厓隙坻岬鱗眴棧齶巉嶮襄
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姦宄是防仰福帝居揚曜
陰藏洪鐘萬鈞猛虜趙趙負筍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
驤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聳嶭
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朱鳥龍興含
章譬衆星之環北極叛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用朝羣

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禾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闕
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奉命當御外有蘭臺金馬遞
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溝巖更
之署徵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植鍛懸
獻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
凰鴛鴦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舍
采飾織縵裛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
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為燭金祀玉階彤庭輝輝珊瑚

琳碧瓊珉璘彬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
靡踰乎至尊於是鈎陳之外閣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
徑北通於桂宮命般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
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辨恣意所幸下輦
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
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
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親往昔之遺館獲林
光於秦餘處甘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既新作於迎

風增露寒與儲胥託喬基於山岡直帶霓以高居通天
詵以竦峙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削其若
削翔鷲仰而弗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櫺檻而頰聽聞雷
霆之相激柏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
宅之制事兼未央園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騫
翥於甍標咸逝風而欲翔閭闔之內別風嶢嶢何工巧
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干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峒峒
神明崛其特起并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浮柱結重欒

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雰埃於中宸
集重陽之清澂瞰宛虹之長鬢察雲師之所憑上飛闥
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悚而聳
兢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馭娑駘盜燾原桔桀
杓指承光睽眾虜豁增桴重焚鏑鏑列列反宇業業飛
檐轂轂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
脫肩結駟方靳櫟輻輳輕駕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途閣雲
蔓閉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闥轉相逾延望辟窳以

徑廷眇不知其所反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隘道邈倚
以正東似閭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
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彌望廣濶顧臨太液滄池潏沆
漸臺立於中央赫眈眈以弘敞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
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菲下蕝巖以
茁齧長風激於別隄起洪濤而揚波浸石菌於重涯濯
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
少君之端信庶欒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掌承雲表之

清露屑瓊蕊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
美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若歷世而
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門參
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塵里端直薨宇齊平北闕
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功期不阨侈木衣綈錦土被朱
紫武庫禁兵設在蘭錡匪石匪董時能宅此爾乃廓開
九市通闌帶闕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
尉壞貨方至鳥集鱗萃鬻者兼贏求者不匱爾乃商賈

百族裨販夫婦鬻良雜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
羸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夫翁伯
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
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重氣
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趨
悍虓豁如虎如貙睚眦薑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子
罪陽石污而公孫誅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
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

瘡痍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
榻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輅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
郡國宮館百四十五右極蓋屋并卷鄴鄴左暨河華遂
至虢土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
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歛牛首繚垣繇聯四百餘里植
物斯生動物斯止衆鳥翩翩羣獸駉駉散似驚波聚似
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麓之饒於何不有木
則縱栝椶楠梓械梗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翁夢對

繡爽繡慘吐葩颺榮布葉垂陰草則歲莎菅蒹薇蕨荔
先王易尚臺戎葵懷羊荈尊蓬茸彌翠被岡篠蕩敷衍
編町成篁山谷原隰泱泱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玄
汜周以金堤樹以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
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
則有鼉鼉巨鼈鱣鯉鱣鮪鮓鯨鯢鱮鯢修額短項大口折
鼻詭類殊種鳥則鷓鴣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鴉
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鴈門奮隼歸鳧沸卉砰訇衆形殊

聲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
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摯爾乃振天維行地絡蕩川瀆
簸林薄鳥畢駭獸咸作草伏木棲寓居穴託起彼集此
霍繹紛泊在彼靈囿之中前後無有垠鍔虞人掌馮為
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翦棘結置百里迄杜蹊塞麇鹿
麋麋駢田偪側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戴翠帽倚金較
璿弁玉纓遺光條燭建玄弋樹招搖棲鳴鳶曳雲捎弧
旌枉矢虹旃蜺旒華蓋承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

龍趨屬車之遙載，獫狁獨擒匪惟玩。好迺有秘書小說，九
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寔。侯寔儲於是，蚩尤秉鉞奮鬣
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蝸蝓莫能逢旃。陳虎旅
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結部曲整行伍。燎京新賊雷鼓
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鞞鞞，睚眦跋
扈。光燄燭天庭，囂聲震海浦。河渭為之波盪，吳獄為之
阨堵。百禽凌遽，駭瞿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闕
輻不邀，自遇飛罕。瀟剗流鏑，擣掣矢不虛舍。鉞不苟躍

當足見踈值輪被轆僵禽斃獸爛若磧礫但觀置羅之
所罾結竿及之所捏畢又族之所撓捕徒搏之所撞秘
白日未及移晷已獨其十七八若夫遊鷗高翬絕阮踰
斥甕兔聯掾陵巒超壑比諸東郭莫之能獲乃使迅羽
輕足尋影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摯於鞬下韓
盧噬於縹末及其猛毅鬣鬣隅目高眶威懾兕虎莫之
敢伉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鬣鬣植髮如竿袒
裼戟手踳躡盤桓鼻赤象圈巨挺據狒狒批獾狻楷枳

落突棘籜梗林為之靡拉撲叢為之摧殘輕銳獬狔趨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嶽獵昆駝杪木末獲獬狔超殊榛帶飛鼯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亞於乘輿慕賈氏之如皋樂北風之同車盤於遊畋其樂只且於是鳥獸殫目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齒數課衆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饗升觴舉燧既醕鳴鐘膳夫馳騎察貳廉空炙魚夥清醑

鼓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迴旆右移
儂佯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矰紅蒲
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磻不特絳往必加雙於是
命舟牧為水嬉浮鷁首翳雲芝垂翟葆建羽旗齊拽女
縱擢歌發引和枝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
驚蝸蝸憚蛟蛇然後釣魴鱧纒鯉鮪撫紫貝搏耆龜搯
水豹鬣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摘滂澣搜川瀆布九
罟設置麗操鯤魴珍水族築藕拔蜃蛤剥逞欲畋鮫效

獲麋麇摶蓼萍浪乾池滌藪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
拾卵蚘蜎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寧焉知傾
陀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
好紛瑰麗以侈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扛鼎都盧尋撞衝狹燕濯胷突鈿鋒跳丸劔之揮霍走
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
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
歌聲清暢而蜚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而襪襪度曲

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閣轉石成
雷礚礚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曼延
神山崔巍欬從背見熊虎升而挈攫援狄招而高援怪
獸陸梁大雀跋跋白象行孕垂鼻犇輶海鱗變而成龍
狀踈踈以蝮蝮舍利甌甌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
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竒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
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
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

修旃倏僮逞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絰譬殞絕而復
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撞未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
西羌又顧發乎鮮卑於是衆變盡心醒醉盤樂極悵懷
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紱便旋閭閻
周觀郊遂若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
適歡館捐衰色從嫵婉促中堂之陋坐羽觴行而無筭
祕舞更奏妙才騁伎妖盞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
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

跣豸紛縱體而迅赴若鶩鶴之羣羆振朱履於盤樽奮
長袖之颯纚要紹修態麗服颺菁眇流盼一顧傾城
展季桑門誰能不管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
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
窮身極娛鑒戒唐詩他人是媮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
昭儀於婕妤好賢旣公而又侯許趙氏之無上思致董於
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體承
基暫勞永逸無為而治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

二百餘暮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巖險周固襟帶易
守得之者彊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故奢
泰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
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此何異於殷人屢
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
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為家富有之業
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獨儉嗇以齷齪忘
蟋蟀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

馬願聞所以辯之之說也

東京賦

漢張衡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
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曾而無心
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
而悝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
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
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

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背長距
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已若也迺構阿房起甘泉結
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
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雉氏之芟草既蘊崇之又行火
焉慄慄黔首豈徒跼高天踳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
顛豉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
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
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埽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

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
宮目玩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尚過於
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
有大啟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
來享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輟銘勲彛器歷世彌光今
舍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宜無嫌於往
初故蔽善而揚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賢

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
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蓋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
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
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
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
也掩觀九隩靡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總風雨之
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汴洛背河左伊右瀍西
阻九阿東門於旋盟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迴行道乎

伊闕邪徑捷乎輾轅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
以大岷温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鼈三趾處妃
攸館神用挺紀龍圖投羲龜書界以召伯相宅卜惟洛
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葺弘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
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
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圮巨猾間釁竊弄神器歷載三
六偷安天位於時烝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
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櫬

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又寧思和求中睿哲玄覽都茲
洛宮日止日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
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新崇德遂作德陽
啓南端之特闌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
於金商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
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
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
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鳩永安離宮修竹

冬青陰池幽流玄泉冽清鴨鷓秋棲鶻鷂春鳴雉鳩
黃闕闕嚶嚶於南則前殿靈臺酥雕安福諺門曲榭邪
阻城洳奇樹珍果鉤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
之內寔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雕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
息於東則洪池清籩淥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茨猷
翫蜃與龜魚供蝸麤與菱芡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
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
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

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
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布政頒常復廟重屋
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
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稷祈禱
穰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于斯胥洎藩
國奉聘要荒來質具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覲於殿下者
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鏞鼓設郎將
司階虎戟交鍛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夏正三朝庭燎晷

暫撞洪鐘伐靈鼓旁震八鄙軒轅隱旬若疾霆轉雷而
激迅風也是時稱警蹕已下雕輦於東廂冠通天佩玉
璽紆黃組要干將負斧屐次席紛純左右玉几穆穆而
南面以聽矣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尊卑以班壁羔
皮帛之贄既奠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穆穆焉皇皇
焉濟濟焉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
自東除訪萬幾詢朝政勤恤民隱而除其昔人或不得
其所若已納之於隍荷天下之重任匪怠皇以寧靜發

京倉散禁財賚皇僚速輿臺命膳夫以大饗饗餼決乎
家陪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君臣歡康具醉薰薰千品萬
官已事而跋勤屢省懋乾乾清風協於玄德淳化通於
自然憲先靈以齊軌必三思以顧愆招有道於側陋開
敢諫之直言聘丘園之耿絮旅束帛之戔戔上下通情
式宴且盤及將祀天郊報地功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
虔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殫然後以獻精誠奉禋祀曰
允矣天子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紘紕紕玉笄棊會火

龍黼黻藻綵擊厲結飛雲之袷輅樹翠羽之高蓋建辰
旒之太常紛翺悠以容裔六玄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
艾龍輶華轡金鈹鏤錫方鉉左轟鉤膺玉璫鑿聲噦噦
和鈴缺缺重輪貳轄疏轂飛軫羽蓋歲蕤葩瑤曲莖順
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迤夏農輿輅木屬車
九九乘軒並轂斑駁重旒朱旒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
發鸞旗皮軒通帛綉旒雲罕九旒闌戟轆轤聲髦被繡
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

陳奏嚴鼓之嘈囂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而建黃鉞清
道案列天行星陳肅肅習習隱隱鞞鞞殿未出乎城闕
旆已迴乎郊畛盛夏后之致美爰恭敬於明神爾乃孤
竹之管雲和之瑟雷鼓濛濛六變既畢冠華秉翟列舞
八佾元祀惟稱羣望咸秩颺禋燎之炎煬致高煙乎太
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
推光武以作配辨方位而正則五精帥而來推尊赤氏
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蒸蒸

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廟祧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辯
省設其福衡毛魚豚胎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
萬舞奕奕鐘鼓喤喤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
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鑿輅而駕蒼龍介
馭間以剡躬躬三推於天田修帝藉之千畝供禘郊之
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
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虞宮懸金鑄鼗鼓路鼗樹羽
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

工張大侯制五正設三之厓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庭
於是皇輿夙駕輦於東階以須消啓明埽朝霞登天光
於扶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
弭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
王夏闕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設達餘萌於暮春昭
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饕餮之貪欲仁風行而
外流誼方激而遐驚日月會於龍虬恤民事之勞疚因
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

國叟降至尊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
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
武節是宣三農之隙耀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
人掌馮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
告備乃御小戎撫輕軒中政四牡既佶且閑戈矛若林
牙旗纒紛迄於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
作進退節以軍聲三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
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數鸞鶴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

迄匪疾匪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
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驅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
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之弛咎因教祝以懷民儀姬
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
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教既瑣瑣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
爾乃卒歲大讎毆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芻俵于萬
童丹首玄製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礮雨散剛瘴必斃
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凌天池絕飛梁捐

魑魅斲猶狂，斬蛟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泠，溺女魑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殪野仲而殲游光。八靈為之震懼，況魃蠱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索葦。目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韙。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淑。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一軌，量齊急舒於寒燠。省幽明以黜陟，乃返旆而迴復。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俟閭風而西遐，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蟄。

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嘉田畷之匪懈
勤致賚於九扈左瞰陽谷右睨玄圃眇天末以遠期規
萬世而大摹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愈總集瑞命
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牀之鸞
鳥舞丹穴之鳳凰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惠風
廣被澤暨幽荒北燮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
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京
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登封降禪則

齊德乎黃軒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尚
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
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
翡翠不裂瑤琨不族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
本咸懷忠而抱懇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
侯其禕而蓋莫英為難詩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
植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
柔聲與風翔澤從雲遊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寓天覆

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赳赳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
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余有犬馬之
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概如此若乃流遁
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
未之學也且夫挈竝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
位瞻仰二祖厥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
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
日不離於輜重獨微行其焉如夫君人者註鑿塞耳車

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
走馬以糞車何惜騷褻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懼生
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
以時山無槎拑畝不虞胎草木繁廡鳥獸阜滋民忘其
勞樂輸其財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
民心固結執義顧主夫懷貞節忿姦慝之干命怨皇統
之見替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譎登聖皇於天階
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王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勸民

以媮樂忘民怨之為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
憂也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
起於蘖栽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
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
顏墻填漸亂以收且解果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
尤巨濟夸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
朝廷顛覆而莫持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
莫真玩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咬而衆聽者或疑

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
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疲夕倦奪氣褫魄之為者忘其所
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良久乃言曰鄙哉子乎子習非而
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
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
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
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御定歷代賦彙卷三十一

謹案卷三十第一頁後五行知之類之按文苑英
華注二之字疑

第十七頁前五行遍于山川按劉長慶集山作大
第二十九頁後二行解颺乍觸按解疑鮮字之訛
卷三十一第八頁後四行揄文竿刊本揄作授據
文選及後漢書改

第十二頁前三行士怒未淙按淙後漢書作泄刊
本訛淙今據文選改

第十八頁後八行處甘泉之爽塏刊本之訛而據
文選改

第十九頁後七行途閣雲蔓刊本途作連據文選
改

第二十三頁前八行飛罕瀟箭刊本瀟訛據據文
選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竿及之所捏畢刊本畢作感
據文選改

第二十五頁後二行是為曼延刊本曼作蔓據文
選改

第三十頁後八行禮舉儀縣刊本儀作義據文選
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錄監生臣瞿秉虔

謄錄監生臣高瑞相